

## 金山长歌 ——金佛山诗话

明月山

回望亿万年  
浅海变桑田  
造山运动升  
桌山耸云天  
李冰疏岷江  
宝瓶九龙安  
孽龙兴风浪  
托石夔门关  
二郎施巧计  
鸡鸣叹气返  
玉帝点青峰  
九道开佛颜  
北坡穿鼻岩  
托绳犹可鉴  
北纬三十度  
奇葩襄此间  
生物多样性  
喀斯特遗产  
释教融华夏  
佛光照三山  
自然遗产录  
盛名天下传  
风景名胜区  
景点珍珠连  
十二景区游  
成百景色揽  
三泉美龄桥  
石林蒋公馆  
千佛岩远眺  
老龙洞奇幻  
冷温烫洗涤  
去尘身怡然  
大河黄泥洞  
窑湾猴坡悬  
隐仙回龙寺  
幽静山谷恬  
劳帕坪歇息  
天鹅抱蛋欢  
石牛卧坡嚼  
观音摩童圆  
笔架峰屏列  
母子伴青山  
方竹林翠绿  
七贤若游仙  
头渡西来寺  
仙女牧羊犬  
古栈道石人  
天生桥边站  
古寨双溪桥  
玉皇燕子伴  
磴子山铁瓦  
石林烛台山  
层层梯田瑶  
情趣荡田园  
柏枝杜鹃王  
石板沟成片  
野果漫山谷  
仙女临窗欢  
德隆大叶茶  
黄峰洞品点  
大鹿池莲花  
乱草穿鼻岩  
鲁班石巧夺  
天工丽江天  
化石集成岩  
小熊猫贪玩  
龙岩马脑城  
马嘴吞云岚  
南宋摩崖刻  
抗蒙遗迹镌  
老梯子攀高  
香炉峰盘旋  
狮狮坪校场  
奇险身心颤  
丁家桃花洞  
神龙峡点染  
争秀巍峨眉  
游客集章填  
百峰飞涌来  
八景绘南川  
凤江水长流  
龙岩起微澜  
金山晚霞照  
白雾绕晴岚  
山谷残雪挂  
柏枝红雨歇  
灵山烟雨蒙  
金鸡展翅卷  
云海泛青峰  
长歌漾金山  
钟灵毓秀地  
仙居家国欢  
复兴踏征程  
慧开新景轩

# 纪先生的金佛山之恋

□ 许大立

我对金佛山最初的认识，源于一位重庆女作家悲情的旅游记事。她洋洋洒洒几千字，写她如何在金佛山的冰天雪地里迷失方向，摸爬滚打了几个小时，狂风怒号衣着单薄饥肠辘辘精疲力竭，绝望之时视野里终于出现了一农户……

那是30多年前，金佛山尚未全面开发，我在签发此稿时按程序读过几遍，印象深刻。

几年后的除夕夜，一位朋友聚后兴起，不由分说拉起我们就走，说去金佛山看日出，几个小时一路颠簸赶到南川城区却被告知，来的人车太多，上山之路已被堵死，打道回府吧！

而后也曾去过几次那座山，都是从北坡乘坐索道徐徐升起，景色绝佳。

某年“五一”节，应友人之约再去拜谒，可惜没做预案，春装单薄，夜半一众男人在突如其来的寒流里，只能和衣相拥而眠，此后把金佛山视为畏途，发誓不再涉足。

世事难料。20年后，某单位负责人欲请央视“百家讲坛”名嘴、北师大二附中历史教师纪连海先生来渝游学，托我出面与之交涉并敲定行程。

我和纪先生在多次全国名博采风活动中有过交流，话语投机，惺惺相惜，印象不错。

但是没想到纪先生居然把金佛山作为重庆旅行的首选之地。他说，友人都说金佛山是有福之地清凉之境，神往久矣。今年北京也热，我们去那儿吹吹凉风吧！

于是我们在机场接到纪先生夫妇，又连夜前往金佛山北坡下的一家酒店。

说实话，多年不朝此山，金佛山景区的旅游开发已有令人讶异的改变，所住酒店设施和服务与中心城区酒店已无二致。更胜一筹的是它的环境，清幽林海之中，掩映着楼台亭阁，婉转着蝉鸣雀鸣。

尽管车马劳顿，纪先生夫妇一大早却劲头十足，乘缆车，登极顶，钻溶洞，走栈道，高谈阔论，纵说历史；下午又马不停蹄，逛神龙峡，看葡萄园，兴致不减。

晚在峡外坝子上一农家痛饮南川老酒，喝到高兴处，纪先生一帮扯下T恤，亮出精瘦肋骨……我说不可不可，您乃饱学之士，切不可袒胸露臂。

纪先生扔下T恤哈哈一笑说，我就是昌平乡下的放羊娃，亏得高考恢复让我进了京城，成了西城居民。什么雅士名流，脱了衣服啥也不是！

当晚我们就住在神龙峡最深处的湖畔木屋里。次日一大早，就见纪先生夫妇在湖畔挽手漫步。见我出现，感叹曰，这里满目青山，空气里有一种甜甜的馨香，

流水潺潺陪我一夜，婉转如歌，唧唧若诉，清晨有鸟虫伴我假寐，真想在这儿待上一辈子。

我打趣道，那好呀，我跟管事的说去，他们巴不得您在此长住，给景区带来更多文脉和人气呢！其实，对于神龙峡的巨变，我也惊叹不已，20年前我曾随一朋友徒步勘察此地，他妄想打造一个山地高尔夫，那时的峡谷不过一荒沟伴一溪流而已。荆棘丛生，溪水漫流，举步维艰。南川人的脑洞实乃奇诡，短短几年，就把荒沟变成景区，把溪流变成漂流，风景如画，游客如鲫，艇飞直下白练里，笑语欢声满峡谷。

前不久，我再去南川。其实，这次我本无过多期待。我以为，南川的华彩景区我都去过，除了名声在外还有几分神秘的山王坪，不会再有令人惊奇的所在。此生风景看得太多，正应了曾经沧海，再无所爱。

哪知道我错了。因为高速公路堵塞，我们晚上十时方才抵达预订的民宿，道路两旁不能说一片漆黑，却很难看见白日的风景。

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忽然有一幅巨大的霓虹灯牌兀立眼前——“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环线。大金佛山？178环线？老实说我对此行并未做任何功课，但这几个字立刻让我浮想联翩，脑回路加速运转。

我想南川管理者的意图，是将散落在金佛山主脉和众多支脉

中的景区和景点，用178公里的环山公路串联起来，成为一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大金佛山环道“景区集成”；成为方便驾车出行，随心所欲四通八达，哪里黑就哪里歇的“珍珠链”和“满天星”。

所以我在回答采访者的提问时说了这样的话：“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环线正式开通，大大拓宽了南川文旅资源的领域，提升了经济文化价值，也为绿色经济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用“珍珠链”去网罗、引领“满天星”，让核心景区与星罗棋布的大小景点、民宿有机勾连，南川的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无疑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和蓬勃的进步。此乃绝佳之策也。

我们所居留的头渡镇翠屏山景区，山势雄浑，茂林修竹，满眼翠绿，海拔1350多米，和中心城区俨然两个气候带。可采方竹笋，可飞可漂可攀岩，是年轻人与勇敢者的至爱。

沿着“178”环线我们去大名鼎鼎的山王坪，水杉恨不高千尺，树下全是纳凉人。即便很不知名的袖珍石林，怪石嶙岬曲径通幽，也是人迹罕见爱意弥漫之境。

脚力好的同行者到处自由行走，我坐在路边石头上神思迢飞。忽有念头从心底蹿出，好久没见纪连海先生了，既然他如此钟情执念于南川，是不是该请他再来看看“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环线呢？哈哈，真心期待着。



## 在小河边露营

□ 熊 昕

山与山，夹岸相望，遥相呼应。始发于柏枝山的藻渡河在山谷的岩石罅隙里汨汨流淌，河水一路跳跃，一路欢歌，流经德隆洪湖村时，突然变得节制而温顺起来。

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择水而居，繁衍生息。他们在河边耕种，在河上捕鱼，在岸边搭屋安家，河水哺育着洪湖村岸边的万千生灵，演绎了多少精彩动人的美丽故事。

从胡家湾到洪湖新村，狭长蜿蜒的藻渡河上，有一个洪湖滨水露营集群。这里茂林修竹，炊烟袅袅，水质清澈，浅滩密布。德隆镇政府积极引导，洪湖村村委积极响应，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生态资源，像珍珠一样串起5公里长的河滩，建起了胡家湾、溪畔、上河坝等12个标准化露营基地，这些基地交相辉映，聚合发展，吸引来自八方的游客。

在胡家湾露营基地，我遇到了40多岁模样，面目和善，身体清瘦的当地人胡小才。简单寒暄中得知，他就是胡家湾露营基地的

业主。胡小才不善言谈，我和他摆谈很久，才弄清楚，高中一毕业他便去福建打工，因离家远，家里七十多岁的父母和正在上学的孩子没法照顾。两年前，他听父亲在电话里讲，炎热的夏季，络绎不绝的人在他家门前的河滩上搭帐篷避暑，于是，他便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他拿出在外打拼挣的钱，率先在家门口建起露营基地，经过几年的不断投入，每个夏季可收入20多万元。想到自己一年比一年鼓起的腰包，杨小才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喜悦，仿佛看到了人生幸福、快乐的另一番风景。

闲聊间隙，胡小才招呼正在忙前忙后的打工小伙，从小溪里抱了两个还滴着晶莹水珠的冰冷西瓜。胡小才指着房后那片西瓜地对我们说：“自家种的薄皮瓜，尝一尝，看看味道如何？”小伙子迫不及待地剖开一个，红色的瓤，在酷热的空气中散出诱人的光泽，吃起来特别新鲜，吞进肚里感觉透心的凉爽。

花花绿绿一个紧挨一个的帐篷，几乎把整个岸滩连成一片。他们都是相约来这里避暑的中心

城区人，他们吆五喝六席地而坐，旁边的烧烤架烟雾缭绕，一起聚餐的人，把酒听歌，把短暂的生活过得简单而又富有诗意。

浅滩中戏水的孩子，细浪湿津津地舔着他们光着的脚丫，大人捡起鹅卵石教孩子打水漂，伴随石块的跳动，水面顿时泛起一圈圈涟漪。在波光粼粼的溪水里，童真无邪的孩子们肆无忌惮地扎猛子、打水仗，水花溅起，落在孩子的脸上、身上，山风飘过，竹影婆娑，小溪里到处晃动着一张张愉快的笑脸。

一群鸭子在风的抚摸下也变得活跃起来，几个欢愉蹦跳的孩子，将河岸边的小石子扔向鸭群。顿时，小河里变得沸腾起来，鸭群嘎嘎地叫，扑啦用翅膀奋力地拍打着水面，溅起珍珠似的浪花。

小溪的水清澈透明，水底有一些鹅卵石，在阳光照耀下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小鱼儿在孩子的脚下穿来梭去，孩子们的打闹，大人的欢笑一同被静静流淌的藻渡河愉快地带向了远方。

夕阳西下，余晖照在稠叠的云朵上，天边红彤彤一片。此时，

连日的燥热好像突然散入山林，微风阵阵，一片清凉。太阳下山了，月亮上来了，天幕一层层渐变为无垠的灰白，山岚轻绕的大山被染上黛色，5公里的露营地岸边高高低低的建筑次第被灯火点亮。旷野，青蛙“咕咕”地叫着，蟋蟀声声如潮水。白天贪玩的孩子似乎累了，钻进帐篷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有人提着一瓶啤酒，静静地坐在河边，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莫名的兴奋。柔和的灯光打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泛着一种知足、快乐的神情。

夜色渐浓，热闹归于平静。但我一点倦意也没有，此刻，星河灿烂，一颗颗明亮的星星似乎就挂在藻渡河两岸高耸对峙的山脊上，让人有种站在山顶伸手就摘到星星的感觉。

仰望星空，突然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形单影只，紧接着，两颗、三颗、四颗……越来越多，在夜空中下起了流星雨。时间虽然短暂，但那闪亮的一刻，是那样地让人震撼，我迫不及待地对着流星雨许下了心愿！

洪湖露营地，留下了远方的来客，山里原有的一切，都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藻渡河隐匿于大山深处，曾世代沉寂的洪湖村，乡村振兴的山水人文图画景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 唐 林

赶场，成为我童年遥远而永恒的记忆。

在乡村，方圆几十里最热闹的场所便是乡场。这里不仅是乡镇公家人办公的地方，更是商品交易和乡下人情感交流的场所。

在不上学的赶场天，我便随母亲去乡镇赶场。到了集镇，远远地就能闻到包子的香味，看着冒着热气诱人的包子，我扯着母亲的衣服又不好开口，只不停地咽口水。经过小商店便缠着母亲买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子，有时还可遇见七大姑八大姨，运气特别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公社组织的唱歌、跳舞的文艺演出。

小时候，听母亲讲，赶场的地方从前叫涂家庙，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设了合兴乡，后改为合兴人民公社。涂家庙修建于明朝末年，破旧立新的时候被拆掉了，但涂家庙这个地名常常挂在百姓嘴上。老百姓去乡里办事，不是说去赶合兴公社，都说去赶涂家庙。

涂家庙场并不大，一条近百米宽的河流从乡场穿过，一座50多米的木桥横跨在河面上，桥顶盖有青瓦，赶集的地方差不多都在桥上。偶尔赶场的人多了，场自然便顺着桥的两端被拉长了几十米。

木桥的一边是国有单位，十来间十多平方米左右的小屋，设有国营小食店、供销社、公社医院和粮站。小食店卖小面、包子、馒头，供销社卖针头、麻线、白布，医院卖头痛粉、红药水、敬口药，粮站卖米得凭粮票。木桥的另一边，加有圆木栏杆，流摊靠着木栏杆一排排摆开，交易樱桃、李子、白蜜桃、土烟、草鞋、提兜、竹背篋等土货。量器多是个、碗、升，讲多少钱一个一碗一升。南桥头有个理发店，剃头匠姓李，守店几十年，头发由黑变白，由白变少。北桥头则是个铁匠铺，赶场天，庄稼人会集铁匠铺取预订的农具。此时，铁匠便甩开膀子，从煤炉中夹出一块烧得通红的毛铁，咭咭当当富有节奏地敲打，通红的毛铁火星四溅。

不少来赶场的人，其实并不买卖东西，他们只是到这里来热闹热闹，以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过得滋润一些。经济稍宽裕的人，会到食店勾二两白酒，用杂烩汤下酒。小食店卖的杂烩汤，是用猪的大肠、肺、舌子等内脏熬成的混合汤，汤浓味香，几十米远都能闻到香气。我家隔壁的赵叔，有个大哥在外地工作，家庭条件自然比一般人好一些，每逢赶场，赵叔都要去食店用杂烩汤下酒。赵叔喝杂烩汤颇为讲究，先闻后呷，然后闭上眼睛，慢慢咽下，继而长长地叹口气，似乎汤入肚后便入了心。

一家一户闭环的生活方式，多是自给自足，在乡场上交易的东西并不多，多数人要买的是盐和煤油，偶尔有人买点布和酒。白糖等多数东西都是凭票供应，不是想买就买得到的。有生病的老人想吃个糖包子，得用大米去食店兑换。乡场上用糖精兑的凉白水，颜色红红的，一分钱一杯，六月天，一杯凉水下肚，顿时凉到了背心，但却又甜到了心底。樱桃、李子五分钱一碗，想买的的人尽管往碗中垒，垒得再高一碗也只是五分钱。

一年一次的物资交易会，是乡场最热闹的日子。乡下平时宁静，消息来得慢，难以感受到时尚和潮流，但在物资交易会上，能见到许多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稀奇玩意。

有年冬天，物资交易会上出现了宽大松软的椅子，后来人们才知道那玩意叫沙发。一大堆人围着沙发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排着队去坐了坐，人人夸赞安逸。后来家住岗堡的赵二用准备买猪仔的30块钱买了一对，请一个院子的邻居小心翼翼地搬回家，场上的人羡慕得瞪大了眼睛。

涂家庙离县城只有三十多公里，每天有一班往来客车。那时乡下人到过县城的少，有的甚至几十年没离开过老家。当时流传这样的话：谁去过石牛河，到过罗洞坪，就算见过大世面。其实，石牛河、罗洞坪不过是比涂家庙更热闹的两个相邻场镇。

时光流转，岁月悠悠。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涂家庙的场越赶越兴旺，越赶越热闹。上世纪七十年代光着脚板赶场的小孩现在却牵着孙子来赶场了，以前赶场时走过的弯来绕去的田坎早已寻不到踪迹，现在赶场的人都是走宽敞的笔直的大马路，不湿脚，不沾尘，路程稍远点都是坐着车去赶场。

不久前，我再回到涂家庙，想去寻觅儿时的印迹和记忆，曾经的木桥尚在，但经风雨侵蚀，柱子和栏杆显得陈旧沧桑。在木桥上方，已建起了宽阔美观的石栏杆公路桥。我凝视木桥，夕阳从彩云中透过流光，照在有些发黄的桥板上。桥下流水依旧平静，水声显得那样轻柔悦耳。曾经的小餐馆、理发店、铁匠铺和粮店早已被岁月的烟尘淹没，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崭新的楼房，每家每户都开了门面，做着小生意，有的门面还停着小车。新建的广场和农贸市场，远远眺望，宽敞而明亮。眼前的一切，仿佛令我迷糊而陶醉，我闭上眼睛，头脑中不断闪过过往与现实重叠变幻的两个时空。过去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好像隐隐约约地被时光带走，又似乎被永远地留了下来。此时，美丽的乡场就在眼前，曾经的乡场却又是那么遥远。

赶场记忆